

游劍江湖

(一)

(香港) 梁羽生著



游剑江湖

(一)

集羽生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八·成都·

目 录

1. 名武师之死..... (1)
2. 空棺疑案..... (20)
3. 蒙面怪客..... (46)
4. 人面桃花..... (68)
5. 白衣少女..... (93)
6. 废园喋血..... (111)
7. 情海波澜..... (134)
8. 一念之差..... (154)
9. 侠骨柔肠..... (172)
10. 侠骨柔肠..... (200)
11. 风尘结客..... (223)
12. 惺惺相惜..... (249)
13. 难言之隐..... (266)
14. 太湖烟水..... (281)
15. 凄凉身世..... (312)
16. 心事迷茫..... (332)
17. 道上相逢..... (361)
18. 泰山之会..... (374)

1.

名武师之死

重寻碧落茫茫，料短发朝来定有霜。便人间天上，尘缘未断；春花秋月，触绪还伤！欲结绸缪，翻惊摇落，两处鸳鸯各自凉！真无索，把声声檐雨，谱出回肠。

——纳兰容若

一具桐棺，满堂吊客；缟衣如雪，素蜡摇红。哭声沉，纸灰起。号啕大哭的是死者的稚儿，抽噎低泣的是年青的寡妇，唏嘘叹息的是吊客和死者的弟子。灵堂上悲惨的气氛压得每一个人的心头都是如坠铅块。

死者姓杨名牧，是蓟州郡远近知名的武师。

本来生老病死，乃是人所必经，若然福寿全归，亲友也无须这样悲悼。但这死者杨牧却没有经过“老”“病”两关，他是英年早凋，突然间莫名其妙就死掉的。他今年只有三十八岁。

虽然只有三十八岁，但因他早已是成名的武师，门下已经有了六位弟子。

大弟子闵成龙今年二十二岁，三年前出师，业已在北京著

名的震远镖局当了镖头。二弟子岳豪廿一岁，去年亦已满师，因他是富家之子，没有出去找事，家中闲居，仍然经常来探望师父。三弟子方亮、四弟子范魁都是本乡人氏，十七八岁年纪，因为住得不远，日间来师父家中就学，晚上回家住宿。在杨牧家中住下来学武的只有五弟子宋鹏举和六弟子胡联奎，一个十五岁，一个十四岁。那一晚杨牧突然暴毙，在场的弟子也就只是他们二人了。

杨牧无甚亲人，只有一个孀居的姐姐，嫁在三百里外的保定齐家，三弟子方亮奉师母之命赶往保定报丧，尚未回来。

现在在灵堂上为杨牧披麻带孝的亲人只有他的年青貌美的娇妻云紫萝，和他的刚满七岁的独子杨华。

杨牧是个名武师，他的妻子却是个大家闺秀，弱质女流，据说丝毫不懂武功的。八年前杨牧从江南游历归来，带回了他的新婚妻子。别人只知他的妻子是苏州人，书香世家。至于他们是怎样结识的，杨牧从来没有说过，外人也就不得而知了。两夫妻十分恩爱，八年来从没人见他们吵过嘴。蓟州位于冀北，苏州地属江南，艳羡他们的人，都说这是“千里姻缘一线牵”。

谁想得到天妒红颜，好姻缘霎时间成为泡影！如今是鸳鸯折翼，人隔幽冥！

云紫萝本来就是娇怯怯的美人，穿了一身淡雅的素服，更显得楚楚可怜。但在她抚棺低泣的当儿，却有个人，嘴角挂着一丝冷笑。

这个嘴角挂着冷笑的人是杨牧的二弟子岳豪。他用鄙夷的眼光看了师母一眼，心里想道：“你这假情假义，瞒得了

别人，可瞒不了我。”

但在这灵堂里的人，谁也没有注意到岳豪的冷笑。

云紫萝知书识礼，对人和蔼，相夫教子，且能恤老怜贫，乡人都很敬重她。也正因此，所以杨牧虽然死得有点奇怪，大家都以为这是“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无人对云紫萝有所怀疑。

云紫萝哭得这么伤心，每一个人都在为她难过。谁不同情她呢？岳豪的冷笑，莫说没人注意，就是有人注意，也决想不到他这冷笑是为师母而发。

忽听得有人叫道：“师父，师父！”一个浓眉大眼的青年跌跌撞撞的排开众人，奔入灵堂。岳豪又惊又喜，叫道：“大师兄，你回来啦！”这人是在北京震远镖局当镖头的杨门大弟子闵成龙。

闵成龙嘶哑着声音哭喊：“师父，我来得迟了！师父呀师父，你为什么不让我见一见就死了呢？”跪倒灵前，手拍棺木，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

磕过了头，闵成龙站起身来，瞪着一双大眼睛问云紫萝道：“师娘，我的师父是得什么病死的！”

云紫萝花容惨白，抽噎说道：“我、我也不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大前晚，他、他忽然说是心气痛，转眼间，他、他就手足冰冷，不会说话了。”

闵成龙道：“师父可留有什么遗嘱？”

云紫萝道：“没——没有。”

一个老者说道：“你的师父暴病身亡，哪有时间写下遗嘱？你歇一歇，也让你的师娘歇歇吧。”言下之意，似乎有点怪责闵成龙不该在这个时候向他师娘问话。

这个老者是杨牧的远房堂叔，他得过云紫萝的好处，特地来帮忙她料理丧事的。

闵成龙故作不知，说道：“我是师父的大弟子，师门后事，怎样安排，我焉能不问？”

杨大叔虽然不是武林中人，也懂得一些武林规矩，听他这么一说，立即就知道他关心的是什么事了。当下说道：

“你的师父虽然没有立下遗嘱，但你既然是大弟子，顺理成章，这掌门弟子当然是非你莫属。你的几个师弟，料想也不会有人和你争的。”按照武林规矩，掌门弟子，可以立长，亦可立幼。但倘若大弟子并无失德之事，十居八九，都是立长。这差不多等于武林中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过因为没有遗嘱，闵成龙自己是不好意思说出来的。他再三向师娘盘问，为的就是想师娘说出这一句话。如今这句话由他师父的叔叔说出来，虽不如他所求的美满，也算得是名份确定了。

闵成龙给杨大叔说中心事，面上一红，连忙说道：“我不是这个意思。师父尚未安葬，那里就谈得到立掌门一事？”

岳豪说道：“不，这也是一件紧要事情。俗语说国不可一日无君，家不可一日无主，咱们的武林门派也是一样。师父是一派宗师，岂能无人承继？大师哥，我们都愿意推戴你做掌门，这仪式待脱了孝服便当举行。从今之后，我们事你就如同事师父一样。”

唯一可以和闵成龙争做掌门弟子的就是岳豪，岳豪肯这样低头服小，倒是颇出闵成龙意料之外。听了岳豪这番说话，闵成龙真是有说不出的舒服，却摇手道：“这事慢慢再谈，慢慢再谈。师父死了，我，我委实是心烦意乱，也不知

怎样做才好。”说到此处，停了一下，好像突然想起某一件事的神气，说道：“啊，对了，师娘，还有一桩紧要的事情我要问你，师父的拳经剑谱藏在那里，这是千万不可失掉的，请你找出来交给我吧。”他向师娘索取拳经剑谱，显然已是以掌门弟子自居。

云紫萝眉头一皱，好像是不耐烦闵成龙的罗唆也好像是心神不属的样子说道：“我没有见过你师父的什么拳经剑谱，如果有的话，一定在你师父的书房之中，你自己去搜查吧。”

闵成龙有点感到尴尬，师父的棺木还停在灵堂，自己就去搜查师父的遗物，似乎有点说不过去。正自踌躇，岳豪说道：“事有缓急轻重，咱们做弟子的固然应该守灵，但师父的拳经剑谱更是应该及早找出来的好。师父也是想咱们替他光大门户的，万一失了，他在九泉之下，也是难以瞑目啊！”

过了大半个时辰，闵岳二人方始出来，脸上都是一派狐疑的神气。闵成龙道：“师娘，书房里没有找着。请问拳经剑谱哪里去了？”

云紫萝蹙眉说道：“你这么说倒好象是我吞没了。你们也知道的，我不懂武功，要来何用？”

岳豪说道：“师娘多疑了，我相信大师哥决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想麻烦师娘给他找找。”闵成龙连忙点头，说道：“对，对。我正是这个意思。”

云紫萝没有答话，泪珠儿却从眼角滴下来了。杨大叔说道：“现在正要出殡，阴阳师选定了这个时辰的。让你的师娘葬了你的师父，明天再给你们找吧。今晚我们也还在这里陪

你师娘的，料想不至于就有人把它偷走。你们不放心，今晚也可以在这儿呀。”

闵成龙面红耳热，说道：“对不住，我不知现在就要出殡，打扰了师娘了。”岳豪却吃了一惊，说道：“什么，不待师父的姐姐和外甥回来，就出殡么？”

杨大叔道：“你师父生前厌恶繁文缛礼，死后自该让他早日入土为安。他姐姐回来，倘有闲言，叫她问我好了。”杨大叔是死者的长辈亲属，有他出头作主，杨门弟子纵有腹诽，也就不便再说了。

当下众弟子扶棺出殡，坟地就在杨家屋后的山上，墓穴早已掘好，墓碑亦已竖立，是云紫萝亲手写的卫夫人体娟秀隶书。十多个工匠守在那儿，只待棺材放下，便可将坟墓“合龙”。

九尺桐棺，一抔黄土，生前曾纵横江湖威震南北的名武师就此长埋。云紫萝抱着爱子，痛哭夫君，在墓旁几乎晕厥。

岳豪心里想道：“才不过两天功夫，就样样准备好了，还有心情书写墓碑呢！哼，哼，也亏她哭得出这副眼泪。”不觉发出了一声冷笑。刚才他在灵堂里的冷笑是无声的，这次却忍不住笑出声来了。声音虽然并不响亮，在他身旁的闵成龙已听得清清楚楚。幸好此时正是一片哭声，他的笑声夹在哭声之中，除了闵成龙这个“有心人”之外，旁人可没有留意听他。

闵成龙愕然回头，岳豪低声说道：“大师哥，今晚请你到小弟家中，小弟有事奉告。”说话之时以袖掩面，说完了话，便哭起来。闵成龙暗暗好笑，心里想道：“我这师弟倒

是和师娘旗鼓相当，大家都会假戏真做。”

三更时份，闵成龙依约来到岳豪家中，只见除了赴保定报丧的方亮之外，众人都已在座。闵成龙道：“原来你已约齐了同门了。要商议什么事情？”

岳豪道：“正是有关师父这次暴毙之事，要请大师哥给我们作主张。”

闵成龙道：“你好像对师娘有点不满，是么？”

岳豪冷笑道：“岂只不满，依我看来，恐怕师父就是给师娘害死的。”

此言一出，大家都吃了一惊，四弟子范魁是忠厚老实的人，忙道：“二师哥，没有证据，可莫乱说！”

岳豪又冷笑道：“证据没有，蛛丝马迹，却是处处可寻。我先问你，你有见到师父的遗体么？”

范魁道：“没有。那天一早，我来到师父家中，棺材已经钉上盖了。”

岳豪道：“着呀！请问为什么要这样急于钉上棺盖，不让我们瞻仰遗容？”

范魁道：“杨大叔恐怕师娘太过伤心，故此师父死后，便即封棺，不想让她再见。同时也是恐怕天气热，会有尸臭。不过我虽没有见着师父遗体，五师弟、六师弟那晚却是在场的。”

闵成龙道：“鹏举，联奎，那晚师父暴死，师娘是不是立即就叫你们进去？师父的面色怎样，有无瘀黑？七窍有否流血？”

宋鹏举胡联奎不过是两个十四五岁的大孩子，给大师兄

这一连串的问候吓住了。五弟子宋鹏举讷讷说道：“我当时又害怕，又伤心，没、没看清楚。后、后来师娘就叫我们去叫杨叔公了。”六弟子胡联奎道：“我当时只知道哭，也、也没想到要去看个清楚。”

闵成龙斥道：“真是两个糊涂蛋。”岳豪说道：“不过由此也可证明师父之死甚是可疑了。第一我们几个人谁都没有审视过师父的遗体，甚至他们这两个不懂事的孩子，师娘也要赶快差遣他们出去。第二从逝世到出殡不过三天，何必这样着急，是不是作贼心虚？请你们想想。”

范魁说道：“师娘哭得那么伤心，你们都见到了，这总不会是假的吧？”

闵成龙冷笑道：“焉知这不是掩人耳目，做作出来！”

岳豪却正容说道：“一点不错，正是假的。”

范魁诧异道：“你怎么知道？”心想：“你可不是师娘肚里的蛔虫。”

岳豪说道：“我当然知道。这是翠花告诉我的，决不会假。我偷偷问过她，她说师娘只是在灵堂里才哭，回到房里，就半点眼泪也没有了。还有，师娘每餐都是吃两碗饭的，师父死了，她这几天，每餐也仍然是吃两碗饭！”

翠花是服侍云紫萝的丫头，也颇有几分姿色。但却不是云紫萝从娘家带来，而是岳豪拜师之时，买了这个丫头送给师娘，以求讨好师父的。

范魁说道：“翠花为什么只和你说，不和我说？”

闵成龙听他这么一问不觉失笑，说道：“四师弟，我只道五师弟六师弟这两个弟子糊涂，不料你比他们还要糊涂！你怎么能和二师兄相比，他和翠花是早就有勾搭的。”

岳豪说道：“大师哥，取笑了。”话虽如此，却是不禁露出得意的神态，接下去说道：“为了探查真相，小弟也不能不用一点手段。实不相瞒，翠花给我哄得服服贴贴，什么话都肯和我说的。她还说呢，你别以为师娘是和师父十分恩爱，那是做给外人看的。背地里师娘却是郁郁寡欢，她从来没有见过师娘独自和师父相对之时露过笑脸。倒是有好几次听见师娘在房间里偷偷哭泣。”

闵成龙装作恍然大悟的神气，一拍大腿。说道：“我明白了，师娘一定是嫌师父是个粗鲁武夫，不懂温柔。更说不定她还另有心上人呢！”

范魁忍不住说道：“师哥，在没有找到她谋害师父的证据之前，师娘毕竟是师娘。师尊如父，师娘如母，大师哥，你这个话，这个话——”他本来想指责闵成龙不该污蔑师母的清白的，但因在大师兄积威之下，终是不敢直言无忌。给大师兄双眼一瞪，底下的话就吓得缩回去了。

闵成龙怒道：“我的话怎么样，你听了不舒服是不是？你要做云紫萝的孝顺儿子，你尽管去做吧，可不要拉上我们。不过恐怕你的年纪未免大了一点，做她的、做她的弟弟倒是差不多。”他本来想说“情郎”二字的，看见范魁一副惶恐的神气，又觉得自己不该太轻薄，有失掌门师兄的身份，这才改为“弟弟”的。

岳豪冷笑道：“你口口声声师娘，叫得好亲热啊，怪不得云紫萝平日那样疼你。”

范魁说道：“两位师兄且莫生气，小弟并非偏袒师娘，不过是据理直言罢了。二师兄刚才说的那几点可疑之处，充其量也确实不过只是‘蛛丝马迹’而已，似乎还不能拿来当作证

据。”

闵成龙发了一顿脾气，仔细想想，范魁说的也未尝没有道理。范魁为人忠厚老实，平日对大师兄又是十分恭敬，闵成龙发过了脾气，也觉得有点抱歉，为了笼络他，于是哈哈一笑，说道：“四师弟，你有时候糊涂得很，有时候却也颇为少年老成。不错，咱们要对付云紫萝，还得找她一些把柄。”

岳豪沉吟半晌，说道：“要证实她的罪状，不外两端，或找人证，或找物证。”

范魁说道：“如果师父当真是给害死的，我也誓必要为师父报仇。可是现在人证物证都无，总不能凭了翠花那几句捕风捉影的说话，就说是师娘谋害的吧？”

岳豪说道：“物证并不难找，不过要担当一点风险，万一不对——”

闵成龙道：“老二，爽快说吧，你要找的是什么物证？”

岳豪说道：“就是师父的尸体！”

闵成龙吃了一惊道：“你的意思是要开棺验尸？”

岳豪道：“大师哥，你以为如何？”

闵成龙道：“这恐怕不大、不大妥当吧。万一师父不是中毒死的，这个笑话可就闹得大了！”

范魁道：“闹笑话还不打紧，只怕咱们还要给天下英雄责骂呢。这罪名我可担当不起。”

岳豪说道：“所以我说找物证现在尚非其时，不如先找人证。”

闵成龙道：“翠花顶多不过能够证明云紫萝对师父之死

有伤心，恐怕不能算是人证。”

岳豪说道：“当然不能只是找她！”

闵成龙怔了一怔，说道：“听你这么说，好像是另外还有一个人证。这人是谁，他曾亲眼见到云紫萝谋杀师父吗？”

岳豪说：“我不知他是谁，也不知道他曾见什么。不过咱们可以找他问问。”

闵成龙听得莫名其妙，说道：“你这闷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既然什么也不知道，又怎样去找他来？”

岳豪忽道：“五师弟、六师弟，师父死的那晚，曾经闹过贼，这件事情，你们知不知道？”

闵成龙吃了一惊，诧异道：“师父家中竟会闹贼，哪个偷儿，这样大胆？”

岳豪说道：“这是上半夜的事情，下半夜师父就暴毙了。”

胡联奎道：“我那晚睡得很沉，什么也不知道。”

宋鹏举道：“我倒是听得屋顶好像有瓦片碎裂的声音，跑出来看，只见到翠花，她笑我庸人自扰，无事失惊，屋顶上跑过的只是一只狸猫。”

岳豪笑道：“这是师父不准她张扬出去，她才只好这样说的。你这傻瓜怎的连狸猫和夜行人的声音都分别不出来，就这样相信她了。”

宋鹏举道：“何以师父不许她说实话？”

岳豪说道：“那晚将近三更时分，翠花听得哎唷一声，一条黑影从她窗前闪过。不久师父师娘就出来了，叫她不要惊慌，说是有个小偷来过，师父不愿意难为他，因此只把他

赶跑了事。至于为何不许她张扬出去，这我就知道了。”

范魁心想：“这有什么难猜。”说道：“这也许是师父为了顾全名武师的体面吧。”

闵成龙道：“不对。你还没有深知师父的为人，他平生自负名满江湖，最忌给别人小视。他也不是如你想像的那样的宽宏大量的人，这个偷儿竟然不知他的名声，跑来偷他，正是犯了他的大忌。他为了顾全体面，就一定要狠狠惩戒他的。甚至把他杀了灭口都有可能。因为放走了偷儿，别人不知，只当他是连一个小偷都捉不住，岂不更失了名武师的体面？而且就算博得别人宽大的称赞，但以师父的名声，小偷竟会不知，说出去也不光采。我深知师父的为人，这样的事情他是决不能忍容的。”

范魁听得毛骨耸然，心道：“不，不！师父的为人决不会是像大师哥说的这样可怕的！”

岳豪笑道：“恕我胡乱套用一句成语，这倒是英雄所见略同了，那么大师哥，依你看来，这小偷当然不是师父存心放的了？”

闵成龙道：“除非是另有隐情，否则就是这偷儿的本领高强，师父也拿他不住。”

岳豪说道：“这偷儿上半夜来，下半夜师父就暴毙了。师父师娘又要瞒着偷儿来过这件事情，这种种都是可疑之处。”

范魁道：“难道、难道你说咱们的师父竟伤在这偷儿之手么？”

岳豪大笑道：“不，不，你想到那里去了？一个小小的偷儿，焉能伤得咱们的师父？刚刚相反，是咱们的师父把他

伤了。”

闵成龙道：“唔，这么说我刚讲的那两个可能现在就只剩下一个了。不是师父捉不到这个小偷，而是其中另有隐情！”

岳豪说道：“我现在就要查究是什么隐情，还要盘问那个小偷那天晚上见到什么。”

闵成龙喜道：“原来你说的人证就是这个小偷，你已经把他擒获了么？”

岳豪说道：“亏得黄龙帮的丁舵主相助，昨晚已把这小偷寻获。这偷儿也不能说全无本领，他的脚已经给师父打跛了，居然还敢和黄龙帮的十多个人动手，黄龙帮大约有几个人伤在他的手下，故此把他也打得遍体鳞伤。昨晚送来的时候，他奄奄一息，无法进行盘问，我赶忙请了大夫给他治伤，刚才我的家人告诉我，他已经能够吃得下三大碗稀饭了。”

原来岳豪因为家中富有，不惜钱财，是以和许多帮会中人都有关交，这个小偷就是他暗中出了重赏，这才请得黄龙帮为他追缉的。

闵成龙道：“他能够吃得下三碗稀饭，一定能够开口说话了，快快把他提来盘问他的口供吧。”

岳豪吩咐下去，过了一会，两名健仆，把那小偷押来。只见这小偷面色蜡黄，手脚都有伤痕，衣裳血渍斑斑，委实伤得不轻。但一对眼睛，还是炯炯有神。他伤得这样重，押解他的那两名健仆兀是不敢放心，依然用粗绳缚住他的双手。

岳豪叫仆人退下之后，亲手给这小偷解开捆绑，扶他坐

下，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那小偷道：“我做到下三滥的小偷，说出名字，辱没祖宗。”

岳豪道：“你不说名字也不打紧，你告诉我，你何以会跑到我师父的家中行窃的？你不知道他是北五省鼎鼎大名的杨武师么？”

那小偷道：“不知道！”看这情形，他根本就不愿意回答岳豪的问话。

岳豪柔声说道：“只要你肯说实话，不加隐瞒，我就把你放了。”

小偷道：“你要我说什么？”

岳豪道：“那晚你在我师父家中可曾见着什么？”

小偷道：“什么人也没见着，我就给暗器打伤了。怎么样，我这样回答，你满意了吧？你的师父师娘厉害得很呀！”

岳豪道：“既然我的师父打伤了你，何以他会放你走呢？”

小偷冷冷说道：“我怎么知道，为何你不去问你师父？”

闵成龙怒道：“你是存心诅咒我们吗，我的师父已经死了！”

小偷显出有点诧异的神色，失声叫道：“杨牧死了？”

虽然这个小偷对岳豪的每一个问题都是“顾左右而言他”，避免正面答复，但岳豪却已从他的话中，找到了一个破绽，此际听他说得出师父的名字，不禁更起疑心，心里想道：“师父武功超卓，当然是厉害得很的了，可是师娘丝毫